



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长江大保护”十周年。5月,潇湘晨报·晨视频“长江的孩子”报道组奔赴长江源,定格十年生态变迁中鲜活的人与故事。今起,潇湘晨报推出系列专题报道,邀请亲爱的读者一同见证长江十年间绘就的生态新画卷。



5月16日,治多县索南达杰故居里的“生命树”。组图/记者肖天健 杨旭

“生命树”:长江源头的绿色信仰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吴雨晴 胡珊 肖天健 杨旭 青海报道

这曾是一个不长树的地方。在海拔约4200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城,大风一年四季地刮。空气稀薄、冻土坚硬、植物生长期极短,很多人都说这里长不成一棵树。但在杰桑·索南达杰故居小院,一棵杨树高大挺拔。当地人叫它“生命树”。

一棵“不可能的树”

治多县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,比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还要高出约900米,全年平均气温-1.8℃,无霜期不足1个月。“在别的地方,春天自然而然就来了,草会冒头,树会发芽,但在我们这里,太难了。”当地人介绍。

有人不信这个理。1986年前后,大学毕业回乡工作的索南达杰看到草原退化、风沙渐起,看到当地人对绿色的渴望,于是在自家院子里启动一项“大工程”。他一锹锹挖开冻土,挖出两米深坑,又从外地运来熟土,再砌上挡风石墙、搭出保温大棚、用泥草填充缝隙,最后小心翼翼栽进一棵杨树苗。

这是治多县第一棵树。在很长一段时间,这也是全县唯一一棵树。当地人叫它“生命树”。

“索南达杰说,人要有希望,土地也要有希望。治多不能永远没有树。”74岁的索南罗卜是索南达杰生前好友、“生命树”如今的看护者。他说,在那个物资短缺、能源短缺的年代,索南达杰把种这棵树当成一次“生态试验”,更是埋下了一粒信念的种子——连树都能活下来,生态保护就一定做成。

这是索南达杰毕生的坚守。后来,他领衔组建治多县委西部工作委员会,带领“野牦牛队”队员进入可可西里,在茫茫无人区与盗猎分子展开生死较量,用生命守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与这片土地。

1994年1月,索南达杰在与盗猎分子枪战中牺牲,年仅40岁。他没能看到小树长大,但这棵树活了下来,成了高原上的奇迹,成了他留给这片土地沉默且坚韧的信物。



5月16日,唐古拉山镇,长江龙地标。

30多年守护一棵树

索南达杰牺牲后,他生前住的院子面临出售。

索南罗卜做了个决定:贷款买下院子,守护好这棵树。他说,自己的想法很简单,“索南达杰走了,但他留下的精神不能离开”。

这一守,就是30多年。

高原种树难,让树活下去更难。冬天,气温零下三四十度,索南罗卜用毯子被子把树干层层裹紧。夏天,雨水少,他定时挑水浇灌。保温大棚薄膜老化透光性差,他一次次更换,最后换成钢结构阳光板。

“刚开始细得像拐杖,现在不一样了。”索南罗卜抚摸“生命树”粗糙而壮实的树皮,眼里透出的都是骄傲。

索南达杰故居院子里,还有一些被保护起来的树苗。其中4棵苗是索

南罗卜从“生命树”上剪下的枝条,他将这些枝条扦插繁育,“索南达杰的树不能只活一棵,要让它生根发芽,长满治多”。剩下的树苗还有21棵,苗种是青杨、丁香,由索南罗卜2023年4月底种下。

一棵树,长成一片绿。一个人,带出一群人。

治多生态环保协会负责人江文朋措2010年起带着志愿者捡垃圾、护水源、做生态宣教,一干就是16年。他说:“我们做的事说不苦是假的,风大、缺氧、没人发工资,但一想到索书记和那棵树,就停不下来。”

原“野牦牛队”队员次成,如今是一名牧民,他经常给年轻人讲当年巡山的故事:“索书记用命换生态,我们用坚守续上这口气。树能活,我们就能守下去。”

从一棵树到一片林

前往治多县的路上,藏野驴、藏羚羊、牦牛成群成片;走进治多县,目光所及,街道干净整洁。当年“不可能”的事,如今成为日常。

“生态好了,草场恢复了,牦牛膘情好,奶多肉好,牧民收入稳步提高。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。”治多县合作联社理事长桑周达杰感触很深。

在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,“生命树”传递的坚守、奋斗的信念已经生根发芽,一代又一代管护人员接过接力棒,沿着索南达杰的足迹守护这片广袤的土地。

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才索加,坚守可可西里无人区11年,每次巡山断联、断粮、陷车是家常便饭,一年在家的时间达不到三分之一。他说:“我们不是英雄,我们只是站在前辈肩膀上做着最寻常的事。前辈把‘生命树’栽下,我们负责浇水、挡风,不让它倒。”

沱沱河保护站站长华才让,每月自掏腰包备高反药、免费供氧、帮牧民送菜、帮助过往游客,把保护站做成“高原便民点”。他说:“保护站不仅要守护动物,还要守护人,守护人也是守护生态。”

长江源头唐古拉山镇,2004年将128户407名牧民整体搬迁至长江源村,退牧还草、禁牧减畜,实施草畜平衡,全镇牲畜存栏数量从十几万降到7万左右。该镇党委书记白玛多杰说:“我们这里牧民有一句话——爱家乡的方式就是离开家乡。人退、草进、水清、兽安,这就是‘生命树’在长江源头的生长。”

民间河长、生态管护员新文,退休后义务巡河捡垃圾,带动妻子一起上,每天风雨无阻。他既是“一户一岗”生态管护员,也是自发的政策宣传员,把政策与环保意识传到每一户。

一棵树,长成千万人的行动。

记者手记

“爱家乡的方式就是离开家乡”

“爱家乡的方式就是离开家乡。”唐古拉山镇党委书记白玛多杰说出在牧民中流传的这句话的时候,特别戳人。之前我总在想,那棵“生命树”对可可西里这片高原来说,到底是什么?是一个生态试验的结果?是一份精神的纪念?直到离开的时候我才懂,它从来不是静止地立在小院里,它是活的,是随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坚守,把根须扎进了每一寸冻土,把种子撒到了每一片草原。

当年索南达杰栽下一棵树的时候,没有人相信治多能有一片林。但现在我们看见,越来越多的治多人接过了栽树的锹,伸出了护林的手,“不可能”慢慢变成了“正在发生”。退牧还草让草原重新变绿,一代接一代的管护员守住了可可西里的生灵,越来越多的本土志愿者把环保变成了日常生活,就连曾经寸木不生的县城,也慢慢有了越来越多的新绿。

这棵树从索南达杰的小院里长出来,长到了长江源头的每一个角落,长在了每一个守护长江源的人心里。它从来不是一棵孤单的树,它是一片正在生长的林,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希望。

5月16日,被救助的小藏羚羊。

